

斑比

• 譯 嬰 圖 • 事故的小鹿一個一

行印社版出立獨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斑 比 (一個小鹿的故事)

白報紙本定價三元六角整

譯者 蘊 雯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南京：中家巷二十一號

代賣人 盧 逮 曾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者

獨立出版社各地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者序

敵人第四次把我們的小家給毀了！切餘的財產贖下了幾本破書，一條毛氈，我們從遠遠的南方，踉蹌的到了陌生的重慶。

在嚴重的屋荒之下，我們很幸運的在上清寺的居安旅店裏找到了一間小屋子，說到「居安」，才真可憐！床上牆上爬滿了臭蟲，喧天的叫喊，和那深夜裏披了簪衣的惡漢們，窮凶極惡的硬誣人是私娼，使得「居安」成爲一個滑稽而渺茫的幻景。但是這一切並不能使得我們苦惱；晚上我們倆競賽着捉那些咬人的蟲羣，白天就讀這本充滿了熱情的小書「斑比」！「斑比」使得我們激動，興奮，有時甚至於流淚；「斑比」真是弱者的好朋友！他掃蕩了我們潛在着的羞澀頹唐的心理，光復了已經喪失了的自信！

人世間充滿了不講理的人們，憑藉着暴力，便瘋狂了起來，以侵犯別人的幸福爲樂趣，把那無辜純良的弱者，任意的簸弄、蹂躪、侮辱、宰殺……來回來去的殺！殺！殺！

而那可憐的弱者，在淫威之下，舉得馴服，偶然可以免死，便衷心誠悅的搖着尾巴做條狗，有的反而假起虎威，無忌憚的胡鬧起來，還欣然以爲這是絕對的真理！人間的悲劇才莫此爲甚呢！

但是那所謂的強者，是不是真強了呢？我們眼看見許多叱咤風雲的「英雄」們，一瞬間已經一排排的倒了。甚至也會被人拖了出來殺死，而他們當年所自眩的輝煌成績，不過是一堆欺負人的可恥紀錄而已。所以暴力是不可以久恃的。欺負人的人，別自以爲得意！每個人都有個「居安」的願望和權利的，如果欺人太甚，終必有一天人家也會來踐踏着你那僵硬的屍體的。

這本小書在廢輟屢續之下譯完了，除了我應當感謝遠曾兄給我出版之外，並且承郁風和苗子兩位名畫家替本書繪了封面，使得這枯澀的譯文，陡然增加了光彩而生動了起來，這不但是我覺得榮幸，並且我相信「斑比」也會高興得跳起來的。

「斑 比」

——一個小鹿的故事——

I

他是在一片叢林裏出世的，那是森林中間一塊幽靜的小草坪，看起來好像無遮無掩，其實四面却拉着天然的帷幔。這塊地方沒有多寬，僅够他和他媽媽容身而已。

他站起來，四條纖細的腿還有點搖幌，他只管朝前面看，可是眼睛上好像有一層霧，什麼也看不見。他又垂下頭，把身子大大的抖擻了一陣，還是木呆呆的楞着。

『這個孩子多好看哪，』一個喜鵲從這裏飛過，聽見母鹿生產時發出來的沉重的呻吟聲，這樣的叫着說。『這孩子多好看哪，』喜鵲停在附近的樹枝上，還是不斷的反覆着說。過了一陣，看看沒有人答話，他又噤舌起來，『多奇怪，多有意思呀！他怎麼馬上就能站

起來走路，我出生出世還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事。也許你會說我還小，出窠剛一年。可是我真覺得這是驚奇的事！這麼一個孩子，出世不到一分鐘，就已經在走路了！真了不起。說實在話，我看你們鹿做的事都是了不起的。他是不是也會跑呀？」

『當然會的！』母鹿輕輕的回答着。『可是請你原諒我現在不同你說話。我有很多事要做。我還覺得有點發暈。』

『你不要爲我分神啦，』喜鵲說。『我自己也沒有空。可是你不能天天看見這樣的奇事呀。想想看，我們要做起這些事情來會多麼操心多麼麻煩。剛出卵的孩子們動都不會動，毫無氣力的躺在窠裏，要人照管。我告訴你說，這種照管簡直沒有人能想像得出。餵他們吃東西，那才累呢。還要看着他們，也是很麻煩的。你且想想看，出去給孩子們找東西吃，永遠小心的防備着怕他們出毛病，這是多麼費力的事呀。你若不同孩子們在一起，他們就不能過活。你說對不對？還要過多少日子他們才會動喲，要過多少時候他們才能生起毛來變成一個稍微像點樣子的東西喲。』

『對不起，』母鹿說。『我沒有聽見你說的話。』

喜鵲飛走了。『蠢傢伙，』他心裏這樣想着。『挺好的，可是真蠢。』

母鹿簡直沒有注意到喜鵲已經飛走了。她仍舊一心一意的洗她新出世的孩子，她用舌頭舐着洗，疼愛的撫弄着他的身體，像溫暖的按摩一樣。

那小傢伙微微的幌動。他媽媽的舌頭一下又一下的，這兒那兒柔和的舐觸他的身體，他就緊縮成一團站着不動。他的紅毛外皮，多少還有些不光滑，可是有很好看的白斑點，在他朦朧的嬰兒臉上，還留着一脈很濃的睡意。

在這周圍，亂長着榛樹叢，茱萸花，烏荆子和新生的叢樹。高大的楓樹，山樺和大櫟樹交織成一個綠的屋頂，覆蓋在這小叢林上，結實的，深褐色的泥地裏，繁生着鳳尾草，野豆和紫蘇，在這些底下，還有那紫羅蘭的葉子，已經開了花的，還有楊梅剛剛結成果子，垂到地上。清晨的陽光，穿過這層厚樹葉，好像黃金網一樣。整個的森林充滿了億萬種聲音，並且被這些聲音侵佔着，成了個快樂的騷動。畫眉鳥不斷的歡唱，鴿子緊着咕嚕

咕嚕不停，山鳥吹着哨兒，黃鶯兒隨着嗓子嘯，白鵲鳥唧唧啁啁的叫。夾雜在這些歌唱的中間，喜鵲穿來穿去的飛，發出打架似的聲音，鴉鵲在一旁笑話他們，還有錦雞們或高或低的喔喔亂叫。有的時候啄木鳥的尖脆快活的噪音，蓋過這些聲音之上，野鶯的喊叫聲是刺耳的，又清又尖，在樹頂上，還有那些啞了喉嚨的老鴉，他們的合唱永遠沒有停過。

可是新生的小鹿，對於這些唱，這些叫喊，什麼都不懂，他們的談話他一個字也不明白，他簡直連聽都沒有聽，他也沒有注意到森林裏所發出來的香味。他祇聽到了那柔軟的舌頭在他身上舐的聲音，在洗他，在溫暖他並且還在吻他。他什麼也沒有嗅到，祇嗅到靠近身旁的他媽媽身體的味道，他覺得她好聞，就緊緊靠着她，急急忙忙的到處找，結果他找到了生存的養料。

當他吮奶的時候，媽媽還是不斷的撫摩着她的孩子。「斑比」他低聲叫他。每隔一小會兒，她昂起頭來聽，聞一聞大氣。然後再吻她的小鹿，安下了心並且很幸福似的。

「斑比，」她重複這樣唸道。「我的斑比。」

II

初夏，在蔚藍的天空之下，樹木動都不動，伸出他們的枝幹，直接受着陽光。在灌木叢林的下面，各色花草，舒展着紅的、白的以及黃的星星。有些已經又結子了。一球一球的在每一個枝子的尖頭棲踞着，又柔嫩又緊湊又有決心似的，像一個個緊抓着小拳頭。由泥地裏，長出一大羣花，好像燦爛的星斗一樣，那嘉明的森林的土地上閃着熾烈的快樂的光彩。無論什麼東西都帶着嫩葉子的味道，開花的味道，青苔的泥土的味道和綠樹的味道。當晨光初放，或夕陽甫下的時候，整個的森林，充滿了千百種聲音的喧響，而由早到晚蜜蜂却總是嗡嗡的，黃蜂總是嗡嗡的，馥郁清靜的環境中都充滿了牠們的唧唧的私語。

斑比的幼年生活就是在這環境中過的。他總是跟着他媽媽後面，穿過叢林中間的窄道。在這裏面走，多有意思呀。茂盛的枝葉輕輕的撫摩他的腰腹，並且到處都垂着食糧。

有時那條窄徑好像走不通了，擋住了，這樣的情形有好多處，可是再往前走還是很容易的通過了，像這樣的曲徑那兒都有，縱橫的交織在森林裏。他媽媽是條條路都熟，往往斑比停留在一叢小樹前，好像一座不能通過的綠牆一樣，他媽媽一定毫不遲疑也不必亂尋就可以找到那條可通的路。

斑比問他媽媽許多問題。他最喜歡問她。他覺得問問題和聽他媽媽怎麼答覆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斑比從來不覺得奇怪，怎麼會有那許多疑問一個跟着一個連續不斷輕輕巧巧的到他腦子裏來，他覺得這是完全自然的，同時也非常之高興。還有，很熱心的等着，一直聽到答案來臨的一刹那，也是有意思的。如果答案是與他所想像的相符時，他便滿足了。當然有的時候他還是不懂，可是這還是有意思的，因為他就不能不自己想辦法忙着去解釋他所不明白的東西。有些時他覺得他媽媽一定沒有給他一個完全的答案，她故意不將她所知道的完全告訴他。起初，他也覺得這很有意思。因為這樣就會留給他那樣活生生的好奇心，那些疑惑，很神祕的而且快樂的燃在他的內心，還有那樣的希望，使得他憂愁可

是同時覺得很幸福，並且因此沉默了下來。

有一回他又問：「媽媽！這塊地是誰的？」

他媽媽回說：『是我們的。』

斑比又問道：『是不是您同我的呢？』

『是的。』

『是我們兩個的嗎？』

『是的。』

『就祇是我們兩個的嗎？』

『不，』他媽媽說。『是我們鹿的。』

『什麼是鹿？』斑比問道，並且笑了。

他媽媽就由頭到腳的看著他，並且也笑起來了，「你是一個鹿，我也是一個鹿。我們都是鹿，」她說。『你懂得了吧？』

斑比高興得跳起來，『是呀，我懂得了，』他說。『我是個小鹿，你是個大鹿，是不是？』

他媽媽點頭道：『你看，這回你明白了。』

可是斑比又一股正經起來，『在您和我之外是不是還有鹿呢？』他問。

『當然嘍！』他媽媽說。『還有很多鹿的。』

『那，他們在哪兒呢？』斑比叫道。

『這兒，那兒都有。』

『可是我看不見他們呀。』

『你馬上就可以看見他們了。』他媽媽說。

『什麼時候呢？』斑比站得挺挺的，好奇得發瘋。

『快啦。』他媽媽很安靜的慢慢走。斑比就跟着她，他保持着沉默，因為他心裏正盤算着到底『快啦』怎麼講。他得到一個結論『快啦』絕對不會就是『現在』。可是他卻沒弄明

自在什麼時候『快啦』停止爲『快啦』而變成『一大會兒』，突然的他又問道：『這條路是誰造的呢？』

『我們。』他媽媽答道。

斑比覺得驚奇起來『我們？是您同我嗎？』

媽媽說道：『嗯，我們……我們鹿。』

斑比又問道：『哪些鹿？』

『我們大家。』他媽媽很甘脆的說着。

他們還是朝前走。斑比高興極了，自己覺得好像在路上跳着走似的，可是他總是緊跟着他媽媽。忽然，在他們前頭有東西纏纏綿綿的緊挨着地響。鳳尾草的葉子和木本蒿的底下，藏着什麼東西正在凶猛的前進。好像裂帛一樣，一聲悽慘的尖叫；之後什麼都安靜了下來。祇有樹葉子和一根根的草又都抖索着彈還原處了。一隻野貂抓到一隻老鼠，他像偷的走過，溜到一旁，預備痛痛快快的嚼一頓佳餐。

「這是什麼？」斑比很激動問道。

「沒有什麼。」他媽媽這樣安慰着他說。

「可是，」斑比顫抖着，「可是我看見了。」

「是的，是的，」他媽媽說，「別怕。是一隻野兔殺死了一隻耗子。」但是斑比還是怕得利害。一種廣泛的，說不出的嫌惡糾結在他心裏——他好久好久也說不出話來。然後他又問道：「他為什麼要殺死那隻耗子呀？」

「因為，」他媽媽躊躇着，「哦，我們應該走得快一點兒了。」她這樣說着好像想起了什麼事，又好像忘了剛才的問題。她開始快步走了。斑比在後面追着。

一段很長的沉默繼續着。之後他們又安靜的緩行了。斑比忍不住很發愁的問道：「是不是我們也要殺死耗子的，有的時候？」

「不。」他媽媽回說。

「從來不殺嗎？」斑比又問。

『從來不。』他得到了這樣的答覆。

『爲什麼不呢？』斑比放下了心問道。

『因爲我們從來都不殺生的。』他媽媽很簡單的告訴了他。

斑比又覺得快樂了。

這時，很高的喧嚷聲由一棵在路旁生長的麻栗樹裏發了出來。媽媽由這旁邊走過，簡直就沒有注意到這些，可是斑比好奇的停留了下來。在頭上有兩隻喜鵲在爭他們搶來的新巢。

有一個在叫：『滾出去，你這殺人犯！』

那一個就說：『鎮靜點兒，你這個混人，我可不怕你。』

『你去找你的窩去，』那第一個喜鵲又叫道：『要不然我就打破你的頭。』他氣得發狂，自己沒有法子遏止住。『不要臉！』他在吵，『不要臉！』

那一個喜鵲發見了斑比，扔下幾根樹枝向他嚷道：『你優看些什麼，你這怪物？』他

這樣喊。

班比嚇得趕快跑了。他追上他媽媽，又跟在她後面走，害了怕並且很柔馴。他想他媽媽一定沒有注意到他走開來着。

過了一會兒他問道：『媽媽，什麼叫做不要臉呀？』

『我不知道。』他媽媽說。

班比想了一下，然後他又問道：『爲什麼他們兩個都那樣的和對方生氣？』他問。

『他們爲了吃打架。』他媽媽答道。

『是不是有時候我們也得爲了吃打架呢？』班比問。

『不。』他媽媽說。

『爲什麼不呢？』班比又問。

『因爲我們大家都够吃了。』他媽媽回說。

班比還想另外知道點東西，『媽媽』他叫道。

『什麼事？』

『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互相的動起氣來呢？』他問。

『不會的，孩子，』他媽媽說。『我們不會幹這種事的。』

他們又開始走着。他們前面現出光來，變得非常之亮了。這條小徑的盡頭是一球葡萄和亂叢。再進幾步就是一片光亮的廣場，呈獻在他們的眼前。斑比很想跳上前去，可是他媽媽止住了他。

『這是什麼？』他不耐煩的問道，並且已經高興得了不得了。

『這是草地。』他媽媽回答道。

『草地是幹嗎的？』斑比固執的問道。

他媽媽乾辣辣的打斷了他的話，『你等一下自己就會知道的。』她說。她這時變成很正經並且很小心。她一動不動的站着，伸着頭留心的聽。她深深的吸着大氣，樣子也非常嚴肅。